



五通桥的黄鸡肉

李跃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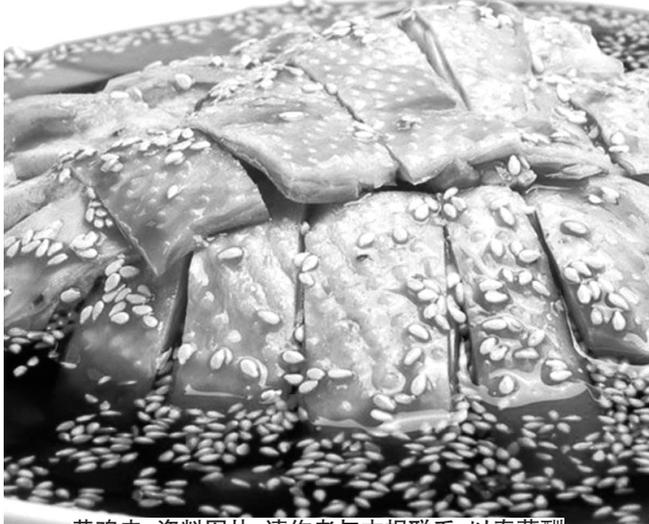
在乐山美食江湖中，五通桥的黄鸡肉占据重要一席。作为五通桥的美食符号，那留在唇齿间的美味，随着黄老爷子充满磁性的吆喝声，在大街小巷间飘荡，不仅充满了油香的烟火味儿，而且延伸到了审美的境界。那吃的感受、吃的氛围、吃的渊源、吃的文化，构成我童年最美好、最真实的部分。

想到儿时的黄鸡肉，总让我牵扯出许多已经忘记的事情。在我的记忆中，黄鸡肉不是现在这种吃法，有点像小朋友吃零食。小时候，我嘴馋，是家里出了名的好吃嘴。每天下午，当黄老爷子提着黄鸡肉从我家门前走过，听着“黄鸡肉，一片两片，一分二分……”的吆喝时，我就会缠着母亲要吃黄鸡肉。我是家里的幺儿，总是被母亲宠着，母亲就会给我五分钱，买五片黄鸡肉，放在嘴里，闭上眼睛慢慢地咀嚼、吞咽。黄老爷子也满脸慈爱，闪烁着明亮纯净的眼睛，开心地看着我吃。

细数乐山美食，很多发源于五通桥。黄老爷子是“五通桥黄鸡肉”的创始人，街坊邻里都称他“黄鸡肉”，而他的大名却被人渐渐淡忘了。当我们触摸儿时的记忆，和记忆紧密相连的自然有黄鸡肉，它不仅色、香、味、形俱佳，而且食之肥而不腻，烂而不烂，那深刻在我味蕾上的味道，让我觉得这便是人生最大的快乐。

五通桥黄鸡肉最让人称道的是黄老爷子的秘制佐料，他将麻酱先倒入碗中，然后加入适量的盐与温水化开，再加入糖、油辣椒、藤椒油、米醋、酱油等拌匀，这样做出来的鸡片红亮发光，味道香鲜，并以嫩、香、辣、甜、麻为其鲜明的特色，从而逐渐成为五通桥的著名美食。

黄家这种独特的制作工艺是黄



黄鸡肉 资料图片，请作者与本报联系，以奉薄酬

鸡肉味道独秀于同行的秘诀，它既有红辣椒油的醇厚，也有花椒油和芝麻混合后的淡雅，看上去鲜红油亮，色彩搭配很漂亮，观之令人垂涎欲滴，食之香辣甜麻。其实黄老爷子的手艺是其母亲教授的。听黄老爷子讲，汁水的煎熬配方是个不省心的活计，他独创的汤料微辣微麻，很适合小孩子空口吃。

黄鸡肉好吃，主要是食材正宗，黄老爷子对鸡的选择非常苛刻。他说鸡一定要选跑山鸡、邛达鸡、笨鸡，而且是尚未打鸣的仔鸡公。一般人煮白宰鸡，都是用白水，而黄老爷子用的是棒子骨高汤，而且要加上姜片花椒粒等，烧至滚开后，鸡腿去骨后用刀在鸡背划几刀，把鸡放入沸水煮几分钟，要保证鸡肉的脆、滑，火候拿捏是关键。他用细细的竹签刺一下锅里的鸡肉，当竹签刺入和退出没有阻碍时，就要迅速捞起，浸在冰水中，这时候，你会看见一同放进锅里的鸡大腿骨里的血还是红的。只有这样，鸡肉的切片才容易成形。

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期，五通桥成立文联，省上来了陈之光、杨宇心、沈重三位老作家，他们想吃点有特色的东西，我便带他们去吃黄鸡肉。那天的天气特别好，我请黄老爷子为他们介绍黄鸡肉的做法。他说，鸡肉要在刚要熟还没熟的瞬间出锅，这些都是别人知道的，而他真正的秘诀并没有讲。我理解手艺人的顾忌，工艺过程可以公开，奥秘只能自己体会，但三位老作家品尝黄鸡肉时的啧啧赞叹声，至今令人感念。

回味黄鸡肉的滋味，让我心中有了更多的温暖。黄老爷子已故去多年，黄鸡肉的品牌却日益火爆。每到节假日，店外的吃客们总是要排队。不过，生意再好，也不能忘掉初心，更不能忘掉黄老爷子当年那正宗的味道。

浅夏悠然

徐晟

粒粒饱满的骤雨，洒在初夏的路上，流进刚刚整理好的秧田。几条蚯蚓，钻出松软的泥土，在秧田的泥脚上爬行……

青里泛黄的小麦，吸一口温润的雨水，在初夏的暖夜里，悄悄灌浆。

池塘里的荷叶，立足未稳，索性睡在水面，任由亢奋的青蛙，跳上跳下。柔曼的水草里，恋爱中的鱼儿，生怕被谁看见，竟然跃出水面，驱赶一只刚刚落脚在浮萍上的蜻蜓。

田埂上的月季花，一簇簇挤在路边，像拽着父亲衣角撒娇的小姑娘，拉扯着农人的裤管。忙碌的农人，哪有闲工夫逗她？气恼地掰开那带刺儿的“小手”。月季花吐一缕甜香，给农人灿烂一个笑脸。农人的心，马上就化了。

芳菲散尽。杏树枝头，杏儿青青。胭脂桃尚小，还没学会在脸上涂抹好看的胭脂。红得发紫的桑葚，染红了一张张贪吃的小嘴。

院子里的黄瓜藤，匍匐前进，随时准备翻过篱笆。纤纤弱弱的丝瓜，纠缠着几根干枯的树桩。

一群刚刚长出粗毛的小鸡仔，“叽叽，叽叽”地围着一只老母鸡，捡食落到地上的槐花。淘气的小花猫，扑打着飞过院墙的蝴蝶。

鸟儿们安静下来，专心哺育它们的儿女。经年等待的鸣蝉，从洞穴里爬出来，占据了老柳树上的制高点，躲在绿荫丛中，清一清黯哑的嗓子，准备唱响浅夏的悠然……

袅袅炊烟，在夕阳下的村庄升起。空气中飘荡着，新煮豌豆的清香。

月光如水，在镰刀的刃口上跳跃。虫儿们不温不火，唱起温馨的小夜曲，享受着浅夏的恬淡安详……



傻瓜

邓荣河

老家屋后的小院中有一块闲地，每年开春，老父亲总会拾掇平整，然后种上各类蔬菜。

“五一”假期回老家，闲暇无事，和老父亲到小院中转了一遭。整个小院生机勃勃，各种菜蔬长势喜人：豆角黄瓜伸出了须蔓，韭菜芹菜更是郁郁葱葱。无意间，我突然在墙角的砖缝里发现了一棵弱弱的瓜秧。“老爸您真会节省地皮，连这种地方您都种瓜。”面对我的调侃，老父亲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这不是我种的，自己长的。”“啥地方不行，非挑这种地方生长，真是一棵十足的傻瓜。”我的“傻瓜”二字刚刚出口，一边的老父亲笑了，“这不是啥傻瓜，这是几乎可以到处生根的南瓜，在咱们乡下几乎随处可见。别看墙角脊晃相对来说土质贫瘠些，但争肥的少，且相对来说光照充足，只要挺起腰身，可以铆足了劲儿往墙头上攀爬。不出半月，保准超过那些精心种植的南瓜。咱这傻瓜，可是一点也不傻。”果不其然，上个周末回老家，再到小院里一看，那棵“傻瓜”果然比菜畦里的南瓜高出了一大截。

俗话说，“傻人有傻福”，这话一点不假。其实，所谓“傻人”的“福”，也并不是傻福，只不过是些正常人与“精明人”不屑一顾的“福”。道理很简单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所关注的往往是那些优势明显大红大紫的福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凡事都有两面性，很多事明明处于劣势，但同时也有不容易发现的潜在优势；明明形势大好，也可能危机四伏。

人生无常，世事难料。纵观一下生活中的你我，假若有朝一日能够彻底放下“名利”二字，随心所欲而又傻傻地活着，何尝不是一种幸福？